



中国古都研究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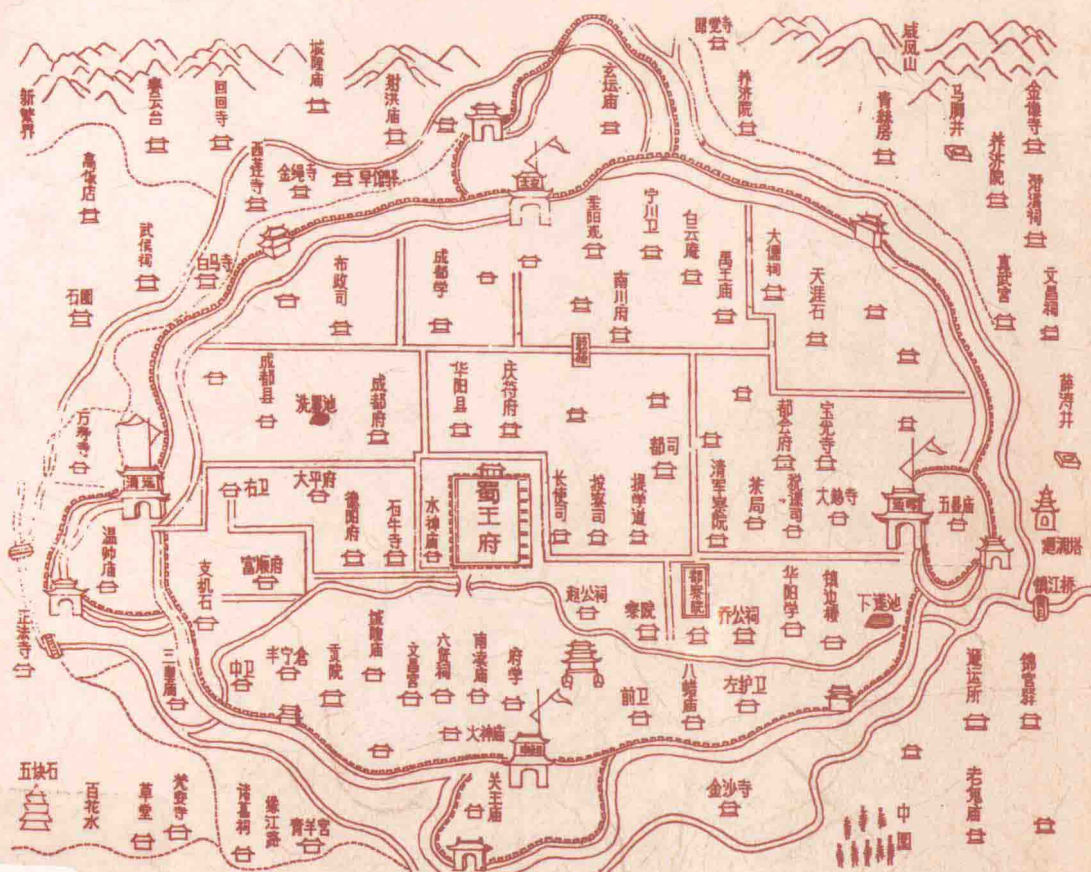
中国古都学会 编

2016年

2

总第31辑

- 历史起点、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思维
- 邳都里坊补遗
- 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发掘与保护述略
- 中原岩画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 从考古发现看洛阳地区两汉壁画墓壁画发展概貌
- 隋唐东都宫城御苑九洲池初步研究





ZHONGGUO GUDU YANJIU

2016年

2

总第31辑



图书代号: SK17N015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都研究. 总第 31 辑 / 中国古都学会编.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12

ISBN 978-7-5613-8894-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都城—中国—古代—
文集 IV. ①K92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1856 号

中国古都研究 (总第 31 辑)

中国古都学会 编

责任编辑 / 赵荣芳

责任校对 / 张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电 话 / (029) 85307864

印 刷 /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0.75

字 数 / 250 千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894-5

定 价 / 25.00 元

中国古都研究

编委会主任：萧正洪

编委会成员：

王 岗	王尚义	申有顺	叶万松	许 成
李令福	何一民	陈文道	陈国桢	安大钧
杨新华	肖爱玲	侯海英	徐海荣	耿占军
阎铁成	阎 频	萧正洪	喻清录	

执行编委会：

萧正洪	李令福	刘景纯	史红帅	耿占军
吕卓民	王社教	肖爱玲	侯海英	王向辉

主 编：萧正洪

副主编：李令福 肖爱玲

编辑部主任：侯海英

主办：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目 录

历史起点、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

——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思维·····萧正洪 (1)

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中国古都学会 (7)

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都古都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报道
·····肖爱玲 (10)

邳都里坊补遗·····王莉萍 陈建军 周华 (12)

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发掘与保护述略·····聂晓雨 (26)

西汉长安城主要宫城建置考·····肖爱玲 (34)

中原岩画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张颖 宋豫秦 姜维 李俊兰 (42)

从考古发现看洛阳地区两汉壁画墓壁画发展概貌·····吴迪 郭开红 (55)

封面题字：萧正洪

责任编辑：赵荣芳

责任校对：张凡

新安县盐东遗址与函谷关东移在丝绸之路交通史上的文化意义···商春芳	(66)
西汉关中漕渠运输系统的构建	
——以“西汉关中漕渠复原图”绘制为据·····祝昊天	(77)
隋唐东都宫城御苑九洲池初步研究·····韩建华	(90)
论临潼华清池御温泉之都的历史文化特征·····李令福	(100)
毕沅与西安碑林·····赵荣芳 刘维波	(112)
嵩山地区早期古城群立地环境与嵩山文明形成·····张国辉	(119)
从古蜀地区黄金崇拜看巴蜀文明的特质与地位·····贾俊侠	(128)
唐诗所反映的成都文化形象·····梁中效	(134)
北京中轴线及两翼的“市”与庙会·····章永俊	(143)
北京大栅栏街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朱永杰 杜萌萌	(156)

Vol.31, No.2 Dec, 2016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Content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Modern spirit and World View: New Insight into Studies of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Xiao Zhenghong (1)
Chengdu Consensus of Society of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Society of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7)
Review on the 7th Conference of Society of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and Chengdu Ancient Culture Workshop	Xiao Ailing (10)
An Addendum to the Study of Li-fang Residential Blocks in Yecheng City	
.....Wang Liping Chen Jianjun Zhou Hua	(12)
Brief account On the Exca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ai Chi Temple Ruins in Luoyang of the Han-Wei Dynasties	Nie Xiaoyu (26)
O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he Main Palaces of Chang'a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Xiao Ailing (34)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ock Paintings in the Central Plains	
.....Zhang Ying Song Yuqin Jiang Wei Li Junlan	(42)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Murals and Tomb Mura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in Luoy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Wu Di Guo Kaihong	(55)

-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Ruins of Xin' an Yandong and Moved East
of Hangu Pass in Traffic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Shang Chunfang (66)
-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zhong Canal Transport Syste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ccording to sketch drawing of “the Guanzhong can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Zhu Haotian (77)
-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Jiuzhouchi Pool at Imperial Palace of the Eastern
Capital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n Jianhua (90)
-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aqing Pool**
..... Li Lingfu (100)
- Bi Yuan and Xi ' an Forest of Steles**.....Zhao Rongfang Liu Weibo (112)
- On the Site Enviro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in Songshan
District Earlier Ancient City Complex**.....Zhang Guohui (119)
-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f Ba-Shu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ld-worship in Ancient Shu Region**Jia Junxia (128)
- The Cultural Image of Chengdu in Tang Poems** Liang Zhongxiao (134)
- The Markets and Temple Fairs along the Central Axis of Beijing**
..... Zhang Yongjun (143)
-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Dashilan and Measures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 Zhu Yongjie Du Mengmeng (156)

历史起点、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

——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思维

萧正洪^①

中国古都学会从建立起算，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虽然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还很年轻，但其学术根基并不浅薄。它具有特别的学术传统和独特的学术风格。然而，正如当代中国社会一样，中国古都学研究也面临着在新的时期中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挑战。这不能不令我们产生必要的忧患和担当意识。西汉贾谊曾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②借贾谊所言看中国古都学研究，亦令人产生颇多思考。显然，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意识，不能积极地开拓创新，我们就难免故步自封，无法开创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格局。中国古都学会和成都古都学会协商，在成都举行“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和“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都古都文化学术研讨会”，原因之一，即在于这方面的思考。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一方面提出未来五年中本学会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就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问题达成共识，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新的构想和规划。总之，我们需要有新视野、新思维，在学术进步与服务社会两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工作。

我将这一方面的思考概括为历史起点、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三个相互关联的基点。所谓历史起点，是说中国古都学研究应遵循严谨的学术原则，必须基于而不是背离历史的事实。所谓当代情怀，是说我们应当通过对于历史都城的研究，为当代社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而世界眼光，则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性或系统性的观念，在一个大的背景中评价古都的地位与历史作用，并通过比较研究，准确地说明不同地区的古代都城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在我看来，成都是我们探索从这三个方面思考中国古都学研究新思维的一个较好的范例。

显然，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成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样本。我们以往的古都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有一点也应当看到，在关于古都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上，

① 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本文是作者2016年10月于成都举行的“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和“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都古都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旨发言。

②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前人关于古都的经典定义和分类标准,使研究工作更多地集中于中原或者倾向于基于王朝体系立论的视角。这样的学术传统,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也可能导致忽视古都研究的另外一些方面或另外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以下几点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我们希望在中国古都研究中,能够对城市起源与古都发展的多元性与多样性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在多元一体的框架中理解和解读中国古代的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一个相对广大的空间中进行的。由于不同地域的环境条件不同,城市的起源是多元的,而其发展的形式与内涵也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当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与发展时,实际上就是以“中国”概念的演变过程作为框架基础的。文明发展的早期,多元一体的“一体”如何体现?在对多元一体的理解和解释中,要特别注意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是不错的,其内在关联和基本特征也是可以通过考古和文献加以证明的。显而易见的是,由于“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讨论的基础必然是基于历史的客观事实而选择了某一个特定时代的空间进行定义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时空的交错导致问题具有复杂性,每一个时代的区域间联系在程度上有强弱的差异,同时差异之间的边界本身是不清晰的,它是一个空间上的渐变过程。如果基于这样的空间性认知,对于什么是中心,什么是周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对古代城市的研究,一方面主要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另一方面努力通过考古发掘加以佐证,这个研究方法为我们建立了古都发展史的基本体系和认知框架。然而有时我们也会因为文献所不载的古城的偶然发现而感到意外。最近的一个事例是石峁遗址。据目前的认识,石峁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它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这是一处宏大的石砌城址。虽然对于石峁遗址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之中,但它令我们这些研究古代城市特别是都城的人感到吃惊。因为它的发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凡讲早期城市必从中原开始或必以正史所载的王朝体系为纲的传统观念。石峁遗址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一个内在的必然是,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曾经不知道而已。其实三星堆文化也属于这种情况。没有三星堆,我们如何认识古蜀国?如何认识成都的历史地位?显然,石峁、三星堆也只是例证而不是全部,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现类似的古代早期城市遗址。所以,石峁、三星堆这样的典型例证,或北或南,可以说明一个道理:多元的性质和多样化的发展,必须得到重视。早期城市如此,城市后来的发展难道不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拘泥于单一的城市发展道路,完全可能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城市史纳入一个简单化的解释模式之中,可能将以城市为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为单一的结构与内涵,以主流的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替代或掩盖其他形态和类型的文化传统。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学术思维。

其次,我们在古都研究中必须注意其发展的过程性。古都研究无疑具有现代意义,它能够为现代城市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重要的借鉴。但是研究对象本身决定了

它主要还是属于历史学的性质。当我们用“历史的”这个概念进行表述时，它必然地带有两个基本的含义：第一，历史的，是说它客观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具有时代性；第二，它必定属于一个过程，是动态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故此，我们看待包括古都在内的古代城市，要考察其起源、发展甚至衰亡的全过程，并以历史的眼光评价其地位与作用。一个伟大的历史城市，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可能构成现代特定城市的直接的空间基础，也可能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背影，在有些现代人看来，可能相当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是前者，当然是一种幸运；即便是后者，也并不妨碍我们充分肯定其曾经具有的伟大。基于这样的思维，我们理应在今后加强对于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城市的研究，即便其存在或者繁荣的时间不长，或者地理位置远离中原的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只要它在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都应予以重视，并从特定区域发展的角度对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予以客观而准确的评价。即便它已经不再是今天城市建设的空间或物质基础，但它代表着一种不能忘却的传统，因而也可以应当成为现代文明和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我们在古都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关系论的思维。所谓关系论，是说，不宜孤立地看待一座城市的起源、演变及其功能与作用。现代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其周边的环境系统，这是我们容易认识到的。古代城市的发展又是如何？其实规律大体上是相同的。尽管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部分有一种相互隔离的倾向，但相互联系却也是普遍存在的。隔离与联系乃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所以，我们研究古代城市，需要特别重视其所赖以立足并发挥作用的環境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就提示我们，研究古代都城需要将每一座具体的城市（都城）置于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之中。若以关系论为思维基础，我们就会在重视一座城市的内部功能与结构的同时，重视其外部关系。这个关系，并不只是较为狭隘的地区内部关系，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整体性的关系。比如，要理解多京制中的某一个都城，不能脱离另一个都城的作用，因为它们是互为条件的。要评价丝绸之路上的某个城市，比如隋唐时期的张掖，虽然张掖距长安相当遥远，但对它的解释不能离开后者，因为当时它的地位和作用是同长安紧密关联的。同样的，评价别的地理位置稍显偏僻的古代城市，也不能就事论事，而需要将其纳入一个大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可能不仅涉及同王朝统治中心区域的关系，甚至要超出现代国家的疆域范围，需要将其置于国际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宏大视野之中予以评价。这样一来，我们的古都研究就不再是封闭的，不再是仅仅以传统中国为局限的研究，而可能成长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若是如此，则需要我们特别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不仅要比较中国的古都，还要对中外的古代城市进行比较。世界各地的文明体系各不相同，各自的起源与发展具有自身特殊的环境条件，因而在道路和发展模式选择上具有显著的多样性特征，而多样性特征也必定在城市发展的形态、功能、体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显然，我们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考察每一座古代城市的特殊价值，而不是强调某些城市的历史意义而忽视甚至否定其他。很多不同地域而又相互关联的城市，构成的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换言之,我个人赞成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方法看待不同的古代城市,而不是简单地以先进或者落后来加以评价。

再者,应当坚持古都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统一观。一座古都的规模以及作为都城存在的时间长短等要素,当然非常重要,但若是不注意其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则可能导致某种片面性。我以前曾指出,任何城市的建设都同一定的理念有关。城市是有灵魂的,伟大的城市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理念与精神。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城市,之所以千古留名,从根本上说,是因其体现了某种足以反映时代特征的伟大的思想和精神。不同的古都或城市在包容性、进取精神、创新精神、仁德文化、诚信文化、文武之道、信仰崇拜、族群认同、人文环境与气度,甚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观念等方面,其实是存在着差异的。事实上,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殊性的精神气质,已经成为不同古都的文化传统,成为一座伟大城市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至今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和发展。现在我们提炼一座城市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对这座城市历史精神气质的分析与总结。所以,现代古都研究,必须坚持古都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统一观。

如果以上的思考能够成立,则我们的学术视野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拓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希望成都这座历史名城,能够起到研究范例的作用。这是因为,成都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中具有很特别的意义。显然,我们不能用其他古都研究的成功经验来简单化地看待成都或类似的古代城市。我个人有个感觉,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时研究者是不是也有一种倾向,更愿意强调中心区域的古代城市的意义而忽视周边的城市?其实中心区域与周边的概念是相对的,如果我们调整一下对于空间维度的角度与立场,这主要是说,一是坚持中国整体观,二是将中国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置于世界视野之中,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选择,让我们能够更为客观地评价不同的古都,而不是以一种模式解释所有的城市类型及其历史地位。

我个人希望,对于成都的研究与评价能够产生积极的意义,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并引以为范例,推进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古都学会的学术研究工作。所以,选择在成都举行本次代表大会,它不只是一个会议的地点,它蕴含了丰富的意义。它可能成为一个学术思维的隐喻,以拓展我们的思路,将我们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

最后,我想就成都作为大古都的历史地位谈谈个人的一点学术见解。

如上所述,讨论成都作为古都的历史地位,涉及一些观念问题,如文明起源、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周边地区同中原的关系、区域影响力等等。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理论创新和观念的突破,需要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真正建立新的思维。

我说,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成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样本,有着学术方面的理由。成都的历史发展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从成都的早期历史看,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所昭示的独特的起源与发展道路显然不同于中原地区,其丰富的内涵与表达形式,代表着一种早期文明发展的特殊类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金箔面具,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头像、太阳神鸟,其精美的工艺无疑印证了三千年前古蜀文化的灿烂。而三星堆和金沙文明之后的成都发展,无论是从都城还是从更广泛的文化角度看,几乎

在每一个时代都令世人称道。今天回顾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成都在地域和地缘关系、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经济发展的类型和程度、文化形态与精神气质、人民构成与来源(包括民族复杂性与融合性)、社会组织结构,特别是在西南亚的国际关系中,都具有独特性,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一类典型样式的代表,尽管并非唯一的代表。独特性有一个理解和认知的路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表达,研究可以分析,但理解与诠释却需要整合。换言之,就像很多别的城市一样,成都具有丰富而显著的符号表达,但成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却不能分解为构成它的单个的符号。它必须在一个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整体的基础上加以认识。

成都作为中华名都毫无疑问。现在大家讨论大古都问题,看法有分歧,这很正常。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显一隐两个方面,显者是大古都的标准,隐者乃是文化心态。事实上,目前文化心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纠结于标准。一座城市是否能够进入古都之列,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争议;若有争议,通常只是因某些存在时间特别短,或者不在王朝正统体系内的“都城”而起。但大古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大古都的标准大体上说属于客观性问题。人们通常会问,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个古都是否真的够大,但我们这里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大”的标准从何而来?它的实际内涵是什么?其实大古都开始只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后来,发生了经常存在的事实在前、解释滞后的现象。我们回顾从上一个世纪前半叶,也就是民国时期产生了“大古都”的说法以来的学术史,大体上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现在讨论大古都的标准,多数人的做法是将前人、主要是一些名家的观点归纳为几条,其基本逻辑,是将中原的或前人取得一定共识的典型古都模式化,然后用来比较其他城市。这个比较研究方法,将模式化以后的要素构成视为判断的标准了。这样一来,学者们往往不是从特定研究对象的个性和体系结构的整体性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和整合性的研究,而成了一种将不同城市割裂开来、将各个要素孤立起来进行比照的模式化的套用。

这样的学术范式,就历史学研究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但显然它有着思维方式上的缺陷:它容易导致对文化相对性的忽视。就中国古都而论,此前的所谓标准,从构成看,所强调的主要是外在特征,如规模、时间、影响区域大小、在王朝体系中的地位、是否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等。在我看来,其中有两个要素是较易引起异议的,一是山川形势、地理位置是否优越,二是同现代城市的关系。山川形势、地理位置是城市建设的环境基础,其优越与否,完全是一个相对性问题,而且同特定时代相关。汉唐长安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具有优越性吗?从建都之时的政治军事战略上看,无疑是有的;但从经济以及发展空间方面看,显然有其不足。后来都城东移,正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作为都城的缺陷越来越突出。至于古都同现代城市的关系,这涉及如何看待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与特定的时代意义,我们这里暂不置评。

这里还涉及“大”的定义。在我看来,此前几乎所有关于“大”的定义,似乎都过分地看重了都城的外在特征,而忽视了其内在的精神和文化气质特征。外在特征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在外在特征基础上,其实还应当重视一座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气质:

它是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和一个大的区域?是否对这个时代和区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否具有特别显著的持续性?这一方面,成都是特别典型而重要的。成都的精神与文化特质及其持续性特点特别突出,同其他“大古都”比较,成都在这一方面不遑多让,甚至可以位居前列。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古都在精神文化气质和持续性方面都具有显著表现的。

一座城市的发展,其特点、特色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环境条件、道路选择、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有的属于客观基础,有的则属于主观的选择与规划。无论客观还是主观的角度,历代都城形成与发展(其实是所有的城市)都不是完全抄袭照搬其他城市的表现形式。当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的都城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的或类似的形式表达。有人会认为,时代在后的就是汲取了时代在前的都城的做法。这样的观点其实只看到了不同城市之间表达形式上的相似性,而将相似的排列为一个时间序列,但是未看到其内在的本质:相似性本质上不是相互模仿,而实际上基于若干基本的理念、思想和制度。换言之,是基于基本相同的原则。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原则,分为特殊和一般两类。前者是特定的功能需要,后者则是以礼法制度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如宗庙祭祀、政治统治的地位、礼法制度对于功能分区的支配关系、文化象征等。既然如此,我们分析评价任何一座城市,包括历史上的成都,重要的不是将其同中原或者其他所谓中心城市进行形式上的比较,虽然这样做也很有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指出其对于基本理念的体现方式和特殊表达。就这样的研究目的来说,成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其所谓样本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在于它并非位于传统意义的中原地区,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区域中心城市。如果它也位于传统意义的中原,则很可能是一种发展模式的重复说明。而作为大区域中心城市,其在空间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却要超过很多其他中心城市。因为它的影响力跨越“中国”的空间概念。而在现今的所谓中国“大古都”中,有些著名的古都,其实还不具有成都这样的大区域影响力,那些城市反而是有局限性的。

在我看来,大古都之“大”,亦可理解为伟大之“大”。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外部特征与内在精神素质两个方面综合考察,我个人认为,成都堪称中国大古都。伟大当然需要有空间物质基础,需要有外在的表达,但同时也需要有精神文化气质的突出表现。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现代城市,这二者的结合,应当成为我们对其地位做出基本判断的认识基础。

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

2016年10月21日至26日,中国古都学会和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在四川省成都市共同举办了“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和“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都古都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古都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者共百余人齐聚成都,群英荟萃,共襄盛举。

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同频共振,发挥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古都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兴学科。1983年,在史念海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新学科——中国古都学的建立。30余年来,在中国古都学会和各地古都学会的领导下,在全国古都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都学研究成绩斐然,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学科建设、科研领域、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效,得到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的广大与会者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史念海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古都学的贡献,同时也就以下几方面形成共识:

一、中国古都研究应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

中国古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构建至今仅30余年,发展历程较短,理论基础、学科体系还不够成熟,在学科属性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国家现行学科体系中也没有相应的位置,特别是没有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加强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建设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古都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构建,而且也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完善,以及与中国文化复兴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都学要构建为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明确研究对象,还需要创新理论和方法,构建学科研究体系,形成由中国古都学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要高度注重学科范式内在性要素和外显性要素的建设与整合,进一步加强研究方向的凝练、学术队伍建设、科研基地建立,加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力争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古都学被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

二、中国古都研究应具有当代情怀、国际视野

当今中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复兴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都呼唤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时代情怀。早在30年前,中国古都学的创始人史念海先生就大力提倡中国古都学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都学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解决了许多有关现代城市建设解决了许多问题,卓有成效,加速了现代城市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古都学研究者不仅要加强对古都的研究,还要传承史念海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要有时代情怀,有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交汇点,关注当代,研究过去,展望未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相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相结合。

当今世界正在进行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以全新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席卷全球,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而研究中国古都的发展变迁,不仅要具有时代情怀,还要具有全球眼光、国际视野,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一是要将中国古都研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置于世界都城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讲好中国古都故事;三是加强中外都城比较研究,推动中国古都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古都研究应具有中国整体观

中国整体观,就是要有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观念。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具有历史性,当代中国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从原始社会解体至当代,在今天中华大地上曾有无数的国家不断兴起、消亡,也曾有若干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往、交流、碰撞、冲突、融合、整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中国国家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和丰富。中国古都学要形成完整的、独立的学科,必须要加强中国整体观,除了加强对中原王朝都城研究外,还应将中国各地区、各种类型的都城纳入中国都城整体史研究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具有整体性。在开展中国古都研究时,应该加强内地都城与边疆都城之间的比较研究,加强汉族建立的都城与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之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不同少数民族之间都城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各种不同类型古都的发展过程、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等。可以说,当中国古都学研究者的视野一旦变得开阔,研究思路一旦发生变化,一个新的天地就展现在面前,大量具有创新性课题也有待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四、成都作为古代有影响力的多代都城,实堪跻登大古都行列

1. 成都不仅是一座有着4500多年城市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都城之一,从宝墩古城到金沙遗址,在先秦时期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成都建立都城,创造了灿烂的宝墩文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古蜀文明被世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秦以后，成都也先后成为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五个重要政权的都城，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在千年以上，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可谓特殊样本。

2. 在中国历史上成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之一，无论是作为都城时期，还是失去都城地位之后，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由于农业发达、商贸繁荣、文化兴盛，成都在汉代就成为全国五大工商业都市之一，也是“五都”之中唯一的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唐代，成都更创造了经济和文化的辉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两大工商业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堪称当时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宋代蜀商在唐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影响巨大，由此使成都一度领先于世界。

3. 成都虽然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外部有群山环绕，但是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从东亚宏观地理位置考察，成都是中国唯一的三大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因而成为古代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就与东南亚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进入缅甸、印度，于东南亚各国影响力甚大；成都早在先秦时期就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秦以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发生经济、文化的交往；成都在汉代是中国重要的丝绸织品生产中心，尤其所产蜀锦独步天下，自汉至唐的数百年间，蜀锦等丝绸织品成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4. 成都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从杜宇王朝时期开始至今 3000 多年来，城址一直未曾发生变化，有拓展而不迁；其城名从战国以来也未曾变更，这在世界城市史上极为少有；成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金沙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永陵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唐以来所形成的二江环抱城市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充分显示出成都这座城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综合考察，成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一个内涵与作用均不同于其他古都的较为特殊的样本。与会者认为，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组织更多的从事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古都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协作攻关，进行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挖掘其意义与价值。若此，则其作为中华名都的重要地位将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并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中国古都学会本次会议对成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共识。与会者认为，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以肯定成都无疑是中华名都，而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实堪跻登中国大古都之行列。

中国古都学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